

集部

雪坡集卷七

宋 姚勉 撰

策

癸丑廷對

臣對臣恭惟皇帝陛下十詔賓興九臨軒御求賢靡倦博採芻蕘兹者進臣等於廷策之以選舉之八事而欲得夫學術才智之二者以扶世道真堯舜之用心也臣

來自遠方懷忠欲吐意陛下必策之以當世之務理亂安危之機而聖問所及乃止於此其慮臣等觸時諱而不使之言乎抑亦慮臣等有待對之帖括而問其所不備乎甚非策士本意也雖然人才亦國家之重事陛下求學術者則欲其達性命而學聖賢挺氣節而發言議求才智者則欲其理國家而究民事裕邦計而扞邊陲亦皆時政之大者臣敢因陛下之問而條其所以對然後以臣所欲言者為陛下言之惟陛下試垂聽焉臣聞

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以道而淑天下之士正其心也以文而求天下之士盡其心也上帝降衷烝民有則孰非良心善性之賦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則教之者非其道耳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言古先聖王所以教天下者惟修其性中之道也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言古先聖王明其心之明德以新天下之民而皆止於義理之極也古之所以淑天下者如此自鄉舉

里選首廢於周而策士有科始見於漢既非古意矣猶未至以詞章也隋唐以來始有進士科目之誘既設利禄之習益牢然後天下之士愈不知所謂道心術日壞以至於今士習之趍猶唐舊也雖然變今之士習臣猶以為易致力焉何也自孔孟絶響以來士不知道隋之世惟一王通唐之世惟一韓愈然皆得聖門之髣髴莫造斯道之精微如通以聖人之心迹有殊愈以人之性有三品其於聖道皆昧指歸學道之士且然而況科目

之士故士習難驟變焉天開我朝道統復續藝祖皇帝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對曰道理最大此言一立氣感類從五星聚奎異人間出有濂溪周惇頤倡其始有河南程顥程頤衍其流有關西張載翼其派南渡以來有朱熹以推廣之有張栻以講明之於是天下之士亦畧聞古聖人之所謂道矣雖為科目之學蠱其心術而道學之功每從而救之識之明者亦多覺焉臣故曰變今之士習為易使上之人不專以文求天下之士而

專以道淑天下之士則學術才智之士宜出爲國家用矣陛下聰明天錫問學日新接堯舜精一執中之傳得孔孟中庸大學之㫖陛下可謂知道之君矣抑臣猶願陛下推是道以淑天下之士也而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則未免於以文耳是非所以淑天下之士也教之無素求而得之者亦陋矣間有能爲天下用者亦天資暗合耳豈以道用天下者哉古之盛時自八歲入於小學其所學則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也禮樂射御書數之藝也

十有五而入大學其所學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此古之士所以多全才也後世以來所習者詞章所志者利禄進士可以求仕則挾書假手者有之矣學校可以求進則詭名冒貫者有之矣世禄之家能學有幾已仕之人可試尚多賢良惟僻書與傳之覯而道則不知詞科惟奇文麗藻之習而道則愈闇武科則豈真有山西將帥之學遺逸則不過為終南捷徑之求道之不聞弊乃至此無他上之人求之

者以文則下之士應之者亦惟以文也陛下而欲一新乎士習盍亦先正乎人心人心正則士習新雖以科目求士亦皆得人矣尚何學術才智之之哉臣請為陛下疏言之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朕臨政願治夙夜不遑康寧每惟自昔帝王莫不急親賢之為務令選舉之法未戾於古而得人之效有不如人意所以每當饋而嘆子大夫咸造在庭其相與茂明之臣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欲得人以為用而嘆選舉之難得士也臣

聞求於末者不若求於本心術者本也選舉者末也今之人則選焉而得舉焉而獲本之不正而惟欲於末以求之雖日變其法而使詳日講其術而使精天下之所以應之者亦止於如是之人耳何則本之不求而求之末固如是也求之本則道矣求之末則文矣文豈足以觀人才乎故成周之時以德行道藝興天下之賢能德則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也行則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也藝則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而獨不言所謂道豈非道

貫乎三者之中而有德行藝者皆不可以不知道乎是以文武不殊科有武者亦皆有文將相不殊途可相者亦皆可將古之人何以能是也無所不通之謂道知道則無所不能也成周曷嘗求之選舉之末哉鄉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先教後興蓋有素矣興而曰賓蓋有禮矣豈若後世圜棘以試之糊名以考之待之者亦甚賤乎況夫古之所以用乎士者所獻之書雖登於天府所仕之地則不出其鄉閭故天下之士皆知所以自重

而無所謂奔競之習今之所以教天下則異是矣六藝云者古人之所謂末節也今之士亦皆不復知矣而況所謂六德六行哉未仕者志高科已仕者志高位不得不止愈進愈貪棄父母左親戚背墳墓遠鄉邦逐逐然惟利祿之計則科舉之法有以壞之也科舉已久其行何敢輕議變革臣但願陛下以道而淑天下使天下之士知天爵之可貴而人爵不足貴知義榮之可尊而勢榮不足尊利祿之心輕則科舉之念輕科舉之念輕不

得已而後應科舉則恬退靜重之士出而頑鈍無恥之風亦可以少息矣安有得人之效不如人意哉臣伏讀聖策曰夫學術者君子所以維持斯道者也達於性命之原窮乎聖賢之指形於氣節見於言議平昔之所講貫其要可得聞歟才智者則所以經綸斯世者也或識國家之大體或知民事之本末材術足以裕邦計謀畧足以扞邊陲平昔之所藴蓄其亦有所本否歟令朕所以搜羅天下士者無所不用其至臣有以見陛下思得

夫學術才智之士以為天下用而慨今世未有其人也

臣聞學術才智一事也學術其體而才智其用也有學術而有才智其人則君子有才智而無學術其人則小人陛下之求人才必皆求其兩全之人最不可各求其一也至於聖問所及學術之四事才智之四事則脉絡相貫事理相關亦不可以異觀者是故達性命之原則能窮聖賢之㫖矣秉正直之氣節則發忠鯁之言議矣識國家之大體則知民事之本末矣有裕邦計之材術則

全捍邊陲之謀畧矣臣請為陛下條陳之夫聖賢教人惟性命之學而已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命則天令之自然性則仁義禮智四端之固有也是故為士者當全天所畀付之命而盡人所固有之性天命之性則一善而無惡不可執氣質之性以為性也四端之性則一真而非偽不可泥釋老之所謂性以為性也聖賢教人不過如此令之學者則異是焉資禀之下者局於功利之申韓資禀之高者溺於虛寂之釋老高談性命藐視輩流

好虚議論者無實事功尚虚聲名者無實踐履為程顥之體認天理二字者誰歟為程頤之求孔顔所樂何事者誰歟為朱熹之欲為朝廷措置大事者誰歟明善誠身之言資士夫談柄而已固不知善若何而明身若何而誠也格物致知之説竊先儒緒論而已固不知物若何而格知若何而致也道之在天下體可以達用精可以貫粗而今之言道者則以為無用之空談不能見於有用之實學聖賢豈如是乎臣故曰達性命之原則窮

聖賢之指者此也夫議論者自氣節而發也天下安有無所謂氣節而有議論者哉王素為諫官以獨擊鶻見稱則王素之氣節為之也劉安世在言路以殿上虎見憚則劉安世之氣節為之也有歐陽修之氣節則能排夏竦之奸邪如王拱辰則初雖彈竦而終則攻杜衍矣有呂誨之氣節則能劾王安石之巧詐如常秩則始雖立節終則附安石矣無氣節而有議論天下有是理哉今之士大夫氣節言議視先正似若少遜矣以訐直為

矯亢以緘默為安靜以隨聲附和為不立異以無所指
斥為不近名陛下非不容受直言也又非不舍己從人
也而曾未有言焉者令天下之竊議時政惟曰内批也
營繕也近習之弄權而外戚之除授也然而繳還内降
如杜衍者誰歟論張堯佐四使如唐介者誰歟請不再
建玉清昭應宫者誰歟奪任守忠節度指曾覿龍大淵
奸利者又誰歟茍有一言臣知陛下必從之也無一人
為陛下言者而徒諉曰恐陛下之不受得無類於欺君

乎是皆氣節不立之過也而何言議之有臣故曰秉正直之氣節則必發忠鯁之言議者此也國家大體其本在仁藝祖皇帝陳橋驛之言紫雲樓之誓子孫萬世根本在斯愛養元元是為大務胡今膏澤不下於民陛下仁厚論中所謂以術輔貪以材濟虐者往往皆是有如去歲疊見重災九郡生靈為魚鼈之墟衆大民居為灰燼之地不加賑恤民命謂何撤闤闠而廣通衢畧無救正之諫侈土木而窮事力第先應辦之謀以至監司守

令之官所謂承流宣化之任而諸路臺節曠職甚多弄印不除褰帷何有貪吏朘民之脂髓虐吏戕民之肌膚陛下深拱九重亦安知此是蓋不知有國故不知有民也臣故曰識國家之大體則知民事之本末者此也令之備邊重在兵食食茍不足兵何由强而今之兵賦體統乖異制閫則曰食少總餉則曰兵多制閫則曰乏糧總餉則曰虚籍歳行和糴内斲本根邊有屯田竟無效驗徒耗事力不立規模敵至則逃敵去則舞乘軍之退

則以為功愚弄朝廷希覬醲賞側聞壬子之蜀禍甚於
丁酉之北兵而掩敗不言惟以捷告觀其奪回虜掠三
十萬計則知殘害魚肉凡幾何人生聚良難豈堪頻蹂
邊之不能禦政坐不能練兵足食以為備而徒以欺朝
廷為心也臣故曰有裕邦計之材術則全扞邊陲之謀
畧者此也是皆不知道而然也無道中之實用而尚虛
文以欺世其失固宜矣故臣願陛下求才智於學術之
中而毋求才智於學術之外苟不求其學術而第求其

才智雖求士無所不用其至非所謂至矣陛下而先審乎此則選舉八事臣得以次第而孰數於前臣伏讀聖策曰進士一科自唐而重祖宗盛時或一榜纔百二十人而得四賢相或臚傳之際日有五色而多得名臣果何道而臻此歟近歲州鄉貢舉率多混淆考覈之法有不容畧故既選於禮部又覆試於中書朕拳拳於作新者至矣棫樸之茂豐芑之仁子大夫其亦有以稱朕意者歟臣有以見陛下加意於進士之科而欲如祖宗得

人之盛也臣聞求天下之士者科目也壊天下之士者亦科目也士不務道惟知工於聲病之文用不適時惟知習於套括之學其未仕也用力惟在於此其既仕也從政曷知其方失在於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非科目壊之乎大抵科舉之取士惟在於文不在於道故天下之士不習乎道惟習乎文每至三年謂之大比羣衆以考其藝謄録以觀其文不求之鄉評不本之宿望惟其文足以惑有司足矣初不必素行之可以服乎鄉

里也惟能竊用先儒之言而謂之明理學足矣初不必用力真在乎義理也詞賦不本於理致日以雕鐫經義不求其指歸日以穿鑿至於論策之作欲觀其通達之才而乃儷葉駢花抽黃對白競為纖巧之製無復渾厚之文世變如斯可為太息然此猶自能之者也固有平時不稔於文聲一旦忽騰於榜帖由私逕以彲舉挾厚貲以倩人公道益亡科舉遂陋臣觀有唐取士鄉貢以薦而充雖或間有私情不敢大廢公論有如武陵之托

杜牧一賦韓愈之薦侯喜數人允為得才今豈能及故
唐之世雖曰私而猶有公議今之世雖曰公而實用私
情臣為科舉之謀其說有二一曰嚴考校於其始一曰
公覆試於其終科舉所選考官必有出身科第之人然
後可在考校之列不知出身之士半是假手之人以若
持衡安能得士臣愚以為方今諸州貢士之際以至省
闈廷對之時精選考官以惠多士其或謬得科第決不
使與校文則不至於滋繆種矣昔仁祖朝用歐陽脩典

貢舉事一脫西崑之體丕變嘉祐之文用能革險怪之劉幾得名世之蘇軾皆考官得人之驗也臣故曰嚴考校於其始今日省闈取士之後必行覆試可謂良規獨於州縣取解之時雖有簾引未免文具使鄉舉果皆得實則省闈安有不通而州郡之間奉行不恪以覆護為長厚以駁放為過苛不知取此庸流他日又將安用臣謂州郡奉行之意不恪亦由朝廷連坐之罰不嚴儻自今以往省闈覆試不通者所屬州郡真行連坐之罰

則必可以得實材矣前日都堂覆試已極隄防然雖能
察張奭曳白之庸未能覺溫岐潛救之巧似聞掩覆大
是吏奸今已噬臍後當加意毋使人謂清明之世而猶
有是也昔藝祖時徐士廉詣院訴榜不公始命覆
試當時考覈可謂至公雖以陶穀之子登科亦必在所
審察此覆試盡公之法也臣故曰公覆試於其終雖然
此猶未為淑其心也朱熹在同安嘗因縣補明布訓諭
俾父兄毋為子弟假手以教之欺陛下儻能以道淑人

心使人知此義則能而肆假手庸而求假手者皆愧矣榜纔一百二十人而得四賢相廷唱之際五色雲見而得世名臣何患不如祖宗盛時乎臣伏讀聖策曰學校之設所以教養作成慶歷中湖學最盛置治道齋以講明世務遂取其法以教太學而胡瑗職教京師幾二十年是豈徒校一日之長者歟今負笈擔簦雲集行都來者甚衆而與選者甚寡朕心為之惻然其當何道使無道路之勞而坐收教養之實歟臣有以見陛下軫念學

校之士而欲加教養之功也臣聞學校者最近民而易以化民者也令之天下莫不有學而學校以養士科目以取人兩不相關學遂虛設于其藝而不于其行考其暫而不考其常能為發策決科之文則曰能事已畢問其根本當然之事則茫然不知氣習一浮風俗遂薄內則有燕安廢學之失外則有挑達在闕之愆逐利惟競於錐刀養指遂失其肩背失在於所養非所教所教非所養也太學四方所聚實繫觀瞻而乃詭冒成風遂成

姦弊之藪祈恩趨利尤開僥倖之門太學尚然况乎天下有如省闈之試輒求泛免之恩使朝廷確然不行則倖門何由而啓而乃務為姑息復與放行弊例一滋公法何在朝廷曩欲士子之安鄉井乃徧州郡而行類申曾不幾時又復中變於是補闈之士雲集京師無鼓篋孫業之風如蝨弧先登之狀蹂死不可勝計仁人豈所忍聞是皆啓僥倖之心所以激紛紜之禍邇者廷臣欲分路而試其法亦可謂良而臣為學校之謀其説有二

一曰定教育之良法一曰示奬勵之微機夫養士欲養之以為異日用也而可徒教以無益之時文哉是必教之以三綱五常之道教之以修齊治平之序而後可也令天下監司郡守有能知理道之人乃於學校之外創立精舍講明義理意固善矣而精舍講道學校習文然則學校之士不必知道乎又不當如此異其趨也昔先儒程顥有言曰治天下以正風俗養人才為本宜訪經術充備足為師表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朝夕相與

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自洒掃應對以修其孝弟忠信明善誠身以至於化成天下其學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之受其業若顥此言則臣所謂教養之良法也科目學校自是兩塗欲立學校之規當於科目之外方令太學舍選亦與科舉並行固亦此意然舍選所取亦惟其文其所謂行則坐齋滿季無私過議罰之謂耳行止如是而已乎此特蔡京之法也況太學為然而天下之學不皆然乎程

顥又曰擇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賔興於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節通明學業曉暢治道者若顥此言則臣所謂奬勵之微機也雖然師儒則每難於擇焉昔仁祖朝命胡瑗以為太學師取湖學以為太學法爰教人以有用之學者也當時伊川程頤實在表倡之列天下士安有不知道者乎陛下而以道淑天下取程顥之言以

為法命胡瑗之類以為師則士無道路之勞而有教養之惠矣臣伏讀聖策曰資蔭入仕與寒畯同升患其不學故嚴程試近歲浸成文具若祥符之詔令於國學習書二年乃送審官考試淳熙之議欲令銓試本經法律各取其半令舉行之可歟書判之選唐銓部常用之至有龍筋鳳髓之譽建隆天聖立拔萃科或於內殿或於秘閣朕比以吏道之衰復書判於吏部以考獄官縣令之能否亦唐世與祖宗之舊也其法可加詳否歟臣

有以見陛下欲察任子於未仕之初而且欲察縣令獄官於已仕之後也臣聞夫已仕未仕之人皆當使之知道苟不知道則未仕者固無所取材已仕者又何所取材哉臣請先以任子言之方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三歲取士僅數百人而任子每歲一銓以百餘計積至三歲亦數百人矣從觀州縣之仕為進士者不十之三為任子者常十之七豈進士能冗陛下之官哉亦曰任子之衆耳閥閱鼎盛親故復多挾厚貲而得美除結

輿援而圖見次考第未滿舉削已盈寒畯之流亦安能及使任子其人皆能才識如呂端問學如張栻豈不足以為天下之用獨斯人之不多得耳身煥錦綺豈知陛下之民之寒口飫膏粱豈知陛下之民之餒庸者受成胥吏虐者擅作福威寒畯生長詩書明習義理決不至有是也臣謹按春秋譏尹氏之世卿譏仍叔武氏之子弱則任子之不當有明矣臣觀古人賞曰世延仕曰世禄使之有田禄而已初非使之世其官也任子之法起

自漢朝必父兄真知其子弟之有材然後保任而授之位非如今之官及則任也儒者未仕之前皆知任子之可抑繞玷郎秩蔭可及門則不復為是言矣是私也非公也為己子之計故不復以任子為非也是必為父兄者如先正之不為子弟祈恩為子弟者如先正之自取儒科不受門蔭則善矣然而難能也臣謂任子之恩朝廷當稍加裁抑不至冗紛三歳一郊少減奏薦之數每歳一銓必嚴考覈之法如祥符之詔令於國學習書二

年使稍知道然後如淳熙之議以試之斯可矣否則亦文耳文豈足知任子之賢否哉至若令録之官尤當深識道理使為縣令者常有學道愛人絃歌為邑之意為獄官者常有失道民散哀矜勿喜之心則書判雖不試而何害茍為不爾雖有龍筋鳳髓之譽徒美觀也雖中書判拔萃之科亦虚文也士而能為文章安有不能書判此但可以觀其曲直是非之識耳其貪如狼其苛如虎者亦何自而知之哉雖然臣猶幸銓闈之試尚可以

懼愚騃之任子書判之試尚可以懼庸繆之令録也抑臣聞之試則當公不公則不必試聞之道路銓闈固可捐厚貲而得傳義書判亦可先囑省吏而得案牘也儻或無之言之者固無罪萬一有此聞之者不足以為戒乎試已非古矣試而私焉曷若不試乎惟陛下察之臣伏讀聖策曰賢良之舉祖宗以收魁壘傑特之士如富弼張方平輩出焉自熙寧以試進士策與大科無異由是罷之紹興淳熙追思前憲下詔復置而應書絶少今

可復之茂異之才其出否歟自紹聖以宏詞十二體取該博華藻之士比年以來應選亦稀朕方患詞采之衰欲令四方人士共興其習議者乃謂立法未盡善何歟臣有以見陛下欲復賢良之科以收魁壘傑特之士而又欲新宏詞之科以收該博華藻之士也臣聞異等大科皆當知道苟不知道名賢良者固無足觀名宏博者亦無足觀也臣請先以賢良言之令世賢良久廢不舉蓋自淳熙以後無之矣夫賢良者所以待非常間出之

士也三歲大比之時所得恐或常士於是又設賢良之科以取之能謀王斷國斯可謂之賢良能直言極諫斯可謂之賢良此名未易當也熈寧之朝以賢良與策士無異由是罷之蓋有深意自蘇軾兄弟以直言對策簡知仁宗其後立朝風節堅勁爭論新法積忤大臣故當時怒影移木併賢良之科而罷然而本朝賢良知道蓋亦可數如富弼如張方平如蘇軾轍是真賢也是真良也姦邪之夏竦傾險之李清臣謂之賢良可乎讀人所

不知之書何如知人所共由之道為世所不能之文曷若為世所可用之才干門萬戶之書何補於晉之衰濟水帝丘之對何益於唐之亂公孫宏之賢良固不若董仲舒之賢良牛僧孺之賢良固不若裴垍之賢良也賢良令不復試矣賢良之才臣不敢誣天下以無人也但所以取之者當以其道耳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祈招之詩則不能知以救楚圍之汰是知記問之浩博適足以為玩物喪志

也賢良之策亦始於漢朝觀其策晁董公孫之徒無非問之以謀國之大方為政之大畧初未嘗以隱僻難知之事而策之也臣記楊萬里上書孝宗皇帝有曰孟子之時去周未遠也而諸侯去周之籍孟子已不聞其詳孟獻子去孟子尤近也而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則記誦非孟子之所能也乃若孟子則有所能矣孟子曰天之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此孟子之所能也今賢良之科不求孟子之所能而乃求孟子之所不

能萬里此言則上所以策賢良之道也程頤亦有言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宏猶强起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則自求舉耳若曰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尚可若志富貴而得志則驕縱失志則放曠與悲愁而已若頤此言則下所以為賢良之道也至若詞學之科其文猶當貫道文不載道雖華奚觀文章所以黼黻皇猷號令所以鼓舞天下詞氣萎薾世道繫之不可不加意也陛下近者明詔四方自今三年省闈別立小詞科一

試激昂表厲陛下可謂得其術矣但願陛下力而行之必有蔚贍之才出應搜羅之意謹毋以捨大就小即易去難為浮議所搖方行而復輟也又既設此科當壽其脉儻使頁無可取亦當短中求長市骨而駿馬自來悅畫而真龍必至苟進取之無階則習尚之無益然臣聞之異科之才多負勁氣出而為世用每不見容熙寧之罷賢良蓋以蘇軾兄弟之故近時詞科之不取士陛下亦知之乎亦由前日詞臣忤於當國既已逆其心而拂

其意所以止其身而罷其科不然何名存而實廢也惟
陛下察之臣伏讀聖策曰右科之設本以示右武而求
韜畧非特校虛文而課騎射也兵興累年未聞慷慨以
英畧著者其故何歟臣有以見陛下慨念時艱思欲得
武畧之士以為用也臣聞以武設科雖曰右武以文求
武反不得人令之武科臣得而議之矣貢薦額狹選舉
路艱於是以武為捷徑而求為右科之試能誦兵法者
罕能兼騎射之習能使弓馬者罕能兼刀筆之長於是

能文者代課七書能武者代執鞭弭是無非欺朝廷也間有能兼二者之長亦不過苟一時之試求其英畧宜爾無聞今之文科必有五削而後改京者今之武舉不出十年而可至郡守既登武級復試文闈換侵其官己在通籍之上矣此天下之士所以指右科為速化而競以趨之也陛下於此方且求其英畧焉可謂按圖而索駿矣寇準器兼將相非右科也韓琦范仲淹才兼文武非武舉也此猶文士也岳飛韓世忠諸將亦嘗自武舉

中來乎臣願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士毋使人指武舉爲速化之地則英畧者出矣臣伏讀聖策曰遺逸之召當取人於巖穴如藝祖之招王昭素太宗之召陳摶真宗之起种放有光簡册矣今日亦未有可副明揚之旨者抑又何歟臣有以見陛下廣羅人才而取遺逸於科目之外也臣聞逸民之舉天下歸周幽人之求民心附漢遺逸固有國之所先也然而不求聞達而後可謂之遺逸借此以釣名者非也不慕榮貴而後可謂之遺逸階

此以媒進者非也漢有樊英終於敗節唐有藏用亦至損名本朝卲雍常秩其初亦無大異審觀其後然後秩偽而雍真矣其羮藜飯糗非不欲膏粱也衣荷製芰非不願文繡也將有所待也是作偽也非真隱也夫治天下者進恬退之人固可以風奔競之士然而恬退之偽者進則奔競者愈競矣恬退之偽奔競之真也种放之出人猶議之況又不及放者乎如王昭素如陳摶斯可矣臣願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心毋使人以遺逸為捷仕

之逕然後詔內之侍從臺諫外之監司郡守舉有道之士不事科目者而旌用之則競科目逐利禄者亦可以少弭矣陛下之所以策臣者與臣所以奉天對者已畧盡其概而陛下於其終復策之曰夫是八者上之所以求於下法意之未盡可商確者固朕所欲聞若學術才智二者則下所以應上之求有關於世道之大予大夫貫然來思必不恥於自言其合而具陳之毋畧臣有以見陛下求言之意有加無已以八者責之已而以二者

責之臣等也愚臣淺陋何足以仰承聖問抑臣之意則終願陛下以道淑天下而不必求之法也今之法意亦可謂盡矣而陛下猶以為未盡者是無乃詳於法而畧於道乎今日之患乃正在於下之求上者切於上之求下上之所以求於下者雖廣其路以招延之亦密其防而檢束之已非求士之意而下之所以求上者投牒覔舉肆欺售偽無所不至又豈如漢人之自鬻哉是尤非古意也若是者既皆不以為恥又豈特恥於自言而已

乎風俗益薄矣陛下不以道挽而回之臣不知其後之所趨又當何如也然此選舉事也臣觀陛下發策大廷前乎此時莫非問以當世之大務獨惟己丑壬辰不敢深及時政此則陛下養明於晦之時而當路忌言之日也而今亦若是焉何哉甚非臣之所望也臣欲深而言之則僭欲隱而不言則欺敢因陛下之所及而畧言之可乎聖問之中有氣節言議之說臣於今日正不滿於是二者敢以二說為陛下獻焉一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

賢二曰獎直言以作天下之氣何謂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湯之執中也曰立賢無方武王之建極也曰無偏無黨是故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後可謂之君子君子者未嘗有所謂黨而上之人亦不當以黨視之禹皐叶忠於事舜而言焉不合則有吁咈不茍同也旦奭同心於輔周而事有不可則或不悅不詭隨也唐有白居易不附僧孺亦不附德裕本朝有蘇軾不狥熙豐亦不阿元祐君子之所自立者如此若之何而以黨視之小人

之欲空人之國者必惑其君而指君子以爲黨空黨錮以危漢空清流以禍唐而指元祐臣寮爲姦黨者宣靖之時空國而無君子其禍尤不忍言也獨惟有道之朝雖倡爲朋黨之論而不勝方慶歷諸賢之用事也夏竦等輩結内侍藍元震上疏謂仲淹脩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四賢得時遂引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爵禄爲私恵膠固朋黨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仁宗雖不之信未幾諸賢相繼皆去是仁宗之明如此而小人亦得

以行其動搖之術也獨惟仁皇天意終定浮雲暫蔽白日即昭循至嘉祐之時皆用慶歷之彦而成功致治竟是當時指為朋黨中之人然則君子之黨何負於人之國哉何代無賢固有居今之時義膽忠肝如慶歷諸賢者而或者以譁競朋比目之陛下本無是心也臣意必有倡為是論者矣夫使真譁競真朋比固可嫉也第恐以好論國事為譁競以志同道合為朋比耳夫以好論國事為譁競則喑默唯阿轅駒伏馬者為是乎以志同

道合為朋比則懐姦相結根蟠株據者為是乎此臣之所不能曉也大槩今日之弊在於用一宰相則用一般人一相既去則凡在其時者皆指為某相之黨而盡去之非如范仲淹既出而吳育猶奏行其事者也非如張浚既罷而趙鼎猶不變其所用之人者也去年以庶官而論臺諫者有二前日大臣進擬其一乃己得衡山之麾其一則猶縶白駒之谷得非前日之論臺諫者其臺臣已去故可以擢用後之論臺諫者其諫臣猶在故有

所妨嫌耶令之諫臣心乎體國則必如彥博之不憾唐介堯簡之不憾仲淹夫亦何嫌於此況西蜀之賢乃其所劾亦已得郡乎而乃同罪異罰一用一舍臣恐非中道也中者非執一之謂也亦非叅用之謂也元祐調停為禍不細建中靖國何以為中陛下至德深仁矜念遠謫謂除誤國殄民之外並有放令自便之恩而初議吉撝他皆未及獨惟前日之柄相密黨數人首拜此惠是得無類於調停以平舊怨者乎夫其據言路為宰屬之

時陷忠良不知其幾誤國殄民孰有大於此而首蒙湔灌臣甚為執事者羞之臣願陛下與大臣自今進退人才秉執公道不肖者終身可棄忠良者一眚不遺且毋使大夫有西人東人之譏毋使天下有蜀黨洛黨之說則人才之氣節者出矣臣故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者此也何謂奬直言以作天下之氣舜聞一善若决江河禹聞昌言下車以拜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而入有法家拂士則出無敵國外患也漢有汲黯淮南為之

寢謀唐有温造悍將為之墮膽二鮑可以斂貴戚一勉可以尊朝廷直言之有功於人國者如此上之人安可以輕視之古之危邦未嘗不箝諫者之口以自塗其耳目賀琛之言未為切直梁武帝罪之他日侯景之禍竟無與言張九齡之諫可謂忠鯁唐明皇黜之他日禄山之變曾不知覺泛觀史傳如此甚多不可枚數也獨惟盛時則不若是仁祖朝士氣最盛直言最多攻夏竦之樞密十八䟽上而竟行其言攻陳執中之宰相十九䟽

上而竟可其奏叩銅環之呼事關宫禁也仁祖雖以是
黜仲淹竟以是擢仲淹燈籠錦之詆事關廊廟也仁祖
雖以是謫唐介亦以是召唐介仁祖之容養直言者如
是陛下端平初政天日昭蘇積鬱頓舒久蟄咸奮諫官
論事御史斥姦侍從有論思之忠百官有輪對之直以
至草茅投匭學校上書華國直言何減慶歷當時天下
延頸太平徒以一鑑早亡諸賢失助相踵而去漸已銷
聲淳祐初年柄相當國紙用私黨布滿朝端示縉紳以

意而使之不敢言扼學校之吭而使之不敢議於是直
氣日銷矣今雖更化神觀未收噤無能言萎痺滋甚泛
觀士大夫之奏疏無復我先正之緒餘凡而封事之文
類如舉子之策平平論事小小立言惟恐傷時姑以塞
責臣謂直言之不振原於直氣之久銷陛下責諸臣以
先正能言之風當責聖躬以祖宗受言之事陛下聖度
天廣靡直不容然而直臣去朝竟未有如范仲淹唐介
再蒙顯用者得非陛下雖能容其批鱗之直而終不能

無逆耳之厭乎臺諫許以風聞祖宗自有典故陛下邇者宸翰乃責其廉訪之不真如必待其真而後言臣恐自此無言者矣況其一臺臣已去職其一則猶未至國也而併罷之可乎其遜避再三久而後就而臣意其人必有可言而恐不見聽者陛下曾不待其一言而去其為結言者之古不亦甚乎前日臺臣之罷或如聖訓之言然而外議紛紛則不謂是咸曰臺臣之僕隸怒於近倖之貂璫浸潤密行由此遂去臣知此事萬萬無之第

惟臺臣未去之先偶有僕隸交鬬之事是以外議不能無疑心固不然迹則相似萬一因循不革遂長此風則漢之常侍必横於司隸唐之中尉必横於南衙矣陛下固不縱其至此然亦不可不防其微杜其漸也蘇軾有言曰姦邪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又曰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委靡之餘雖豪傑不能以振起今日之患深似此言臣嘗終日廢飡中夜不寐以為方今事勢蓋有莫大

之隱憂火未及然安於薪寢所賴朝廷有見遠識微之士必能為陛下陳長慮却顧之謀而邇日以來言者畏忌天下有患陛下誰與銷之臣願陛下上法仁祖之盛時次用端平之初政廣闢言路旁通下情言不可從置之無害儻或可用豈小補哉則人才之言議者出矣臣故曰獎直言以作天下之氣者此也臣草茅愚生不識忌諱忠愛一念與生俱生陛下可為忠言故敢於聖問之外竭其狂瞽亦可謂出位犯分矣大則殛而投之鼎

鑱小則退而屏之山林其甘如飴九死無悔雖然陛下必不然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豈以臣一螻蟻而累陛下天地之仁哉第惟臣言歷議弊端旁忤貴倖將恐第劉蕡之策者雖嘉其忠而不敢進之陛下之前耳然而臣自幼以來所學者道事君之始安敢不忠且諛悅以取高科非臣本志茍有一語可裨時政雖黜不恨也臣固萬不及劉蕡而堂堂天朝豈唐比哉臣可以無恐矣惟陛下矜其愚忠而幸聽之臣不勝惓

惓臣謹對

初考 議論本於學識憂愛發於忠誠洋洋萬言得
奏對體 一上 臣經孫

覆考 以求士以文不若教士以道立說一筆萬言
水湧山出盡掃拘拘謭謭之習張程輿旨晁
董偉對賈陸忠言皆具此篇矣 一上 臣良貴

詳定 規模正大詞氣懇切所答聖問八條皆有議
論援據的確義理精到非講明理學該博傳

記者未易到此奇才也宜備掄魁之選臣熇

臣彬之臣夢鼎

雪坡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坡集卷八至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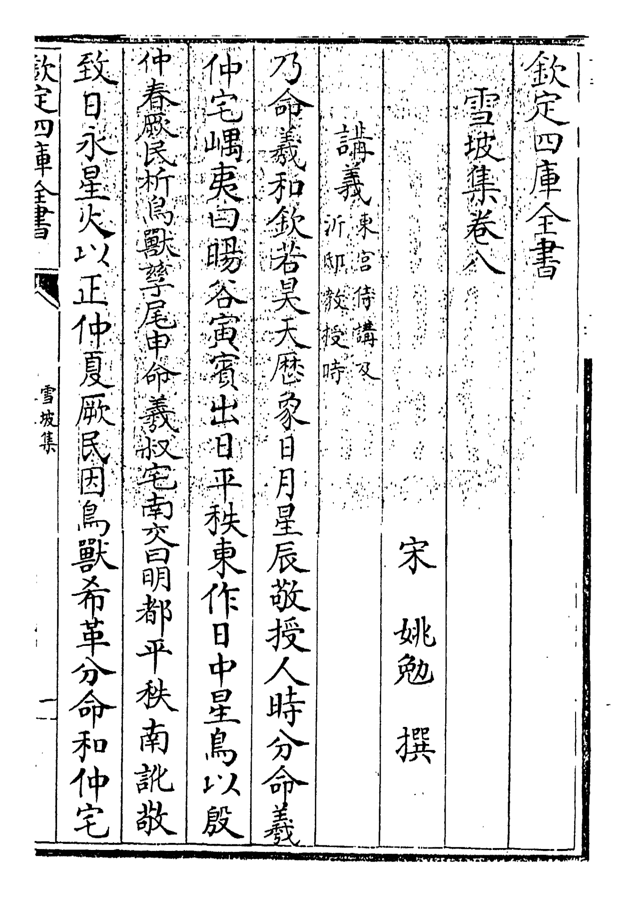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貢生臣李玉瓚

謄録監生臣姜令熙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卷八

宋 姚勉 撰

講義 東宮侍講及沂邸教授時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

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此堯占天授時之事也上言修齊治平之事已畢故以治歷明時之事言之乃命羲和止敬授人時總言其綱也分命羲仲止鳥獸氄毛分言其目也羲和南

正重北正黎之後世掌天文之官欽若昊天者敬順天道之自然也歷者書也象者器也璿璣玉衡是也作書以考日月星辰之度制器以驗日月星辰之行天之日月即時之日月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日遲天一度而歲一周天月行一日遲天十三度十九分日之七而月一周天星二十八宿也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四時迭見辰十二辰也子為玄枵丑為星紀寅為析木卯為大火辰為壽星巳為

鶉尾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戌為降婁亥為娵訾日月一月會于一辰星辰皆一歲而徧天時者天道之自然也天時既定然後敬授之民使因天時以修人事故曰人時春先夏秋先冬故春秋掌以二仲冬夏掌以二叔二仲言分命二叔言申命春秋言以殷冬夏言以正嵎夷在青州暘谷日出而明也南交在交州西在天水西縣昧谷日入而晦也朔方在幽州幽都幽隂之地也宅定居也定此四地為東西南北之正然後可求地

中也寅敬也賓迎也餞送也羲仲主冬故敬迎日之出和仲主西故敬送日之入平均也秩序也均則遠近皆用其功秩則先後不失其次東作春時畊作之事南訛夏時化育之事訛化也西成秋時收成之事以時所屬言非以方言也夏不化則其春雖生而秋無所成矣尤不可忽故曰敬致言敬以致其功也聖人立心立治一主於敬曰敬授曰寅賓曰寅餞曰敬致無所往而不敬也朔易則春與冬交易之際不能

察則將至於寒暑易位故此職不言平秩而言平在在察也日中星鳥者二月之時日夜平分適中而星則南方朱鳥七宿之中星曰星者見于南也方歲之春二十八宿皆安四方之定位故南方七宿見于南曰中星者以星火星虛星昴推之聖人南面故驗星於南日永星火者五月之時日去北極近而晷長星則東方蒼龍七宿之中星曰房者見於南也天左旋故東方七宿次南方七宿而見宵中星虛者八月之時亦日夜平分星則北方玄武七宿之中星曰虛者見於南也春屬陽故言日中秋屬陰

故言宵中具實則一日短星昴十一月之時日去北極遠而晷短而星則西方白虎七宿之中星曰昴者見于南也四時舉仲以推孟季列宿舉中以驗餘星此固史官之紀述有法亦見盛帝之世每事皆用中道也析因夷隩者驗之人事也孳尾希革毛毨氄毛者驗之物理也析散也春則民散居於野以就耕因仍也夏則仍春時所居而不變夷樂也秋則物成熟而民夷樂隩温室也冬則寒氣至而民温聚孳生育也尾交接

也春之生意也希少也革改也夏之時鳥獸羽毛希少而改革也毨理也秋則毛已革而整氄厚也冬則毛厚氄而溫若民若物各得其所此帝堯贊天地之化育也帝曰咨汝羲暨和止庶績咸熙者又繼命之也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者陽數贏故日多六日陰數縮故月少六日合為十二日積三年得三十六日則除六日而以三十日為一月故三歲一閏又積兩年得二十四日則又以先所餘六日足三十日又為

一月故五歲再閏此姑大畧言之至如十九歲七閏之法朱文公之說已詳閏者所以權中氣而正四時也每月有朔氣有中氣如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之類朔不必在其月如十二月得正月節正月得二月節之類中則必在正數之月如雨水則必在正月春分之必在二月時無閏以定之則推移不齊久而必舛故有閏而後可以定四時成歲是亦聖人建天地之中也歲月日時無易故順天時以修人事可以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信治百官趍事赴功皆有所就衆功由此而皆廣矣春秋

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治歷明時豈苟然哉帝堯之位天地育萬物如此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

帝曰疇(誰也)咨若(順也)時登庸(用也)放齊曰胤(嗣也)子朱(丹朱也)啓明(開也)帝曰吁(嘆辭)嚚(多言也)訟(好爭也)可乎

堯欲求賢加之上位放齊小人乃謂嗣子丹朱為開明以應其求帝則嘆其嚚訟而不以為可也丹朱非蠢然無知者但以其聰明用於嚚訟耳丹朱堯之子

也人莫知其子之惡堯則知其不肖而不私之此聖心之大公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事也驩兜曰都歎美也共工方鳩聚也僝見也功帝曰吁靜善也言庸違用則背其言也象共滔漫天也

帝欲求能順治我之政事者驩兜小人之黨則謂共工方聚見其功而薦進之帝亦知其為人謂其貌象則似恭而其中則有滔天之惡也帝知人之明如此放齊驩兜共工皆小人也何堯時有之蓋天下未嘗

無小人帝則知而不用耳

帝曰咨四岳湯湯（水流貌）洪水方割（害也）蕩蕩（水勢）懷（包也）山襄陵（平大阜也）浩浩（盛大貌）滔天下民其咨（怨嘆也）有能俾乂（有能者使之治也）僉（衆也）曰於（亦嘆美之辭）鯀哉帝曰吁咈哉（咈逆辭）方（逆也）命（天命）圮（敗也）族（類也）岳曰异（已）哉試可乃已（試其可而後已也）帝曰往欽哉（戒鯀之辭）九載績（功也）用弗成

此求治水之人也四岳者四方諸侯之長唐虞之時内有百揆四岳帝問四岳以洪水方為害於民有能

治者欲使之治衆乃以鯀為對帝則謂其人方逆天命圮敗善類盖愚而自用之人決不可任四岳則使帝姑惟試之帝遂以四岳之言而用鯀且戒以敬重其事乃九年而功不成丹朱共工帝知其不可則不用既知鯀之不可胡為而又用之盖是時水患已極民怨方深帝急於拯救而神禹未出鯀自以為能治水四岳羣臣又以為鯀能治水天下之人亦以為鯀能治水帝雖知其不可用亦不可違衆之心也此帝

之舍己從人也他日績用弗成舜攝政時殛之羽山帝亦未嘗貸其罪豈若後世違衆用人迨無功則又從而蔽之哉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無德也）忝（辱也）帝位帝曰明明揚（舉也）側陋（隱僻之人）師（衆也）錫（與也）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已先聞之）如何（又問衆人如何）岳曰瞽子（瞽瞍之子）父頑（愚也）母嚚象（舜弟）傲（慢也）克諧（和也）以孝烝烝乂不格（至）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以女嫁人曰女）觀厥刑

儀刑也于二女釐理也降下也二女于嬀汭嬀水之汭舜所居也嬪于虞

帝曰欽哉

此以下載舜之事也帝以年老欲遜位于四岳四岳不可則使之明明揚側陋迨夫衆與帝言以舜為可帝亦謂已聞此人但又不自足而詢之四岳四岳舉其盡難能之孝者告之夫以自處於頑父嚚母傲弟之間亦難矣而乃能和之以孝使之蒸染漸漬如蒸物然潛移默化使其至於順治而不至於姦惡豈人

之所易能哉而帝猶以為未也則以二女女之夫以天子之二女下嫁一匹夫之賤當如之何而驕蹇而舜則能以道理降下其心於所居嬀水之汭皆執婦道于有虞氏帝於是稱其欽而美之知其可受以天下而以天下授之矣堯舜之治天下莫不自齊家始濂溪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惟難者易則易者不難矣抑舜之所以能是者亦敬也堯典一篇始終皆曰欽聖功信無以加此一說釐降二女于嬀汭帝女下降故曰降欽哉者堯戒二女之

辭其說雖順然不如前說有義理況以降為下嫁亦與女于時句相重複只當從前說

舜曰言舜以別堯咨四岳有能奮庸奮發其功用熙帝之載廣帝堯之事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成其事而且能惠順者誰僉曰伯禹作司空言伯禹令為司空之官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懋者勉也平水土者言其前日之功懋哉者勉其盡令日之相業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俞者然其讓汝往者不許其讓

此以下舜命官也先命伯禹以為相宰相之職太振作則過於嚴而不足以養天下之元氣太安靜則過

於寛而不足以起天下之精神必相濟而後可奮功廣事振作也亮采惠順安靜也禹平水土有大功如此舜不自命之為相必咨訪四岳待公論皆協而後用之蓋如此用人斯可以服天下

帝曰棄稷名黎民阻飢言衆民皆艱阻於飢汝后稷言汝為主稼穡之官播時百穀布種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即五常遜順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司徒掌教之官五教即五常之教布教之道在敬在寛敬則在己不忽寛則在人易從帝曰臯陶蠻夷猾夏猾亂也夏中國也寇賊姦宄寇賊在外

者曰姦在內者曰宄汝作士士師掌刑之官五刑有服服受也五刑之中有當受之罪五服三就既受五刑中之當受者則就三處行之於朝於市於野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五刑之寛宥者有流但流所居則有三所大罪四裔其次九州之外其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惟明則方允當

此舜因禹遜此三人而舜命之也棄爲后稷契爲司徒臯陶爲士自堯時已然矣舊官則熟於其事故舜因而任之不復改命古人成功以久任也

帝曰疇若予工誰能順我百工之事僉曰垂哉垂舜時巧人帝曰俞咨

垂汝共工（共工官名）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其讓固是但往任是職惟汝諧和）

此舜命共工之職也後世有垂之竹矢其任百工之事可知矣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誰能順我上下之草木鳥獸欲使皆遂其生草木則在山者曰上在澤與平地者曰下鳥獸則在天者曰上在地者曰下）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汝作我虞人之官虞人掌山澤）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舜命益作山澤之官也禹遜稷契臯陶伯益遜夔龍帝皆就咨命之及斨伯與朱虎熊羆則不復就命何也蓋四人者皆賢人雖不就命亦皆當時在朝有職位者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典主掌也有誰能掌天地人之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禮重事也故又訓戒之曰敬曰直曰清掌禮者當有此德也敬則謹嚴直則中正清則潔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此舜命伯夷以掌禮之官也禹與伯夷不曰往哉汝諧而曰汝往哉曰往欽哉者相與羣臣不同故尊異其辭而曰汝往哉禮主於敬故嚴重其辭而曰往欽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子者天子之子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入大學世子與之齒所以教序也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物之有聲者五聲之所寄也克諧者其聲諧美無相奪倫者倫理次序不相侵奪也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此舜命夔以掌樂之官樂由人心而生然教之又必自和其心而始直寛剛簡四者皆教也直者多躁暴而不能和温寛者多弛慢而不能莊栗剛者多虐簡者多傲必扶其偏而教之則中和矣直寛剛簡氣質之性所禀之偏也而温而栗無虐無傲則教也舜方命夔而夔即言功者夔亦堯時掌樂者也故有效可言百獸無知之物猶相率而舞則樂之能感神人可

知矣皆一和之所致也以其心之和發於其聲之和和之所感者遠矣八音獨言擊石拊石者玉振乃樂之終此言其成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堲者憎惡之也讒說者誣譖之言能殄人之善行震驚朕師讒說行則衆皆懼矣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此命龍作納言之官也出納之間不實則讒說可乘間而入故以惟允訓戒之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此舜又繼命之也二十有二人者四岳一人禹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謂之九官共十人并十二牧共二十二人曰天功者王者代天爵人職曰天職位曰天位故其功亦曰天功也然其功之有無必久任而察之九年之後無功終身黜而不用之矣此所以賞罰明信而人莫不知畏慕也後世任人而不久責成太速賞罰又不足以勸懲其不及盛帝之治宜哉

分北三苗

苗民者頑不可教誨之人然舜則必有道以化之始者攝政之時則竄之於三危屏之於中國之外使不得敗吾民之俗今則又分而北之使不得相聚而為惡可化者作一處未化者作一處必皆化之而後已此所以後來攸七旬之格也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成周化殷之頑民蓋亦如此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此史記舜之終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

汩作九共槀飫蓋逸書名書既不存義不可强通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

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

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此禹言六府三事養民之政而舜復美其功也所謂

帝舜申之也自判陰陽以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穀又土之所生也以其養人故通謂之六府府聚也所以聚人財也六府出於天不能自為民利故必待聖人修之如水必澄治火必新潔金必鎔範木必作揉土必耕墾穀必種穫而後可以為民利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則人君之事也人之有道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教以人倫此正德也作為佃魚網罟宮室耒耜杵臼等事以教民

此利用也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者此厚生也三者不可闕一必並行而不相悖故曰惟和能如是則其功可歌詠矣雖然有功不賞有罪不誅亦無以化天下故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庶天下皆率作而興事也而聖人之意亦豈徒賞罰而已哉優柔獎厲之心常行乎恩威予奪之外故又以九功之叙而可歌詠者勸之使續此生生之意於無窮而勿至於壞蓋使民不倦之意也此禹平水土以後之事所謂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者蓋如此必欲帝舜軫此念於心無一息而忘養民之事焉是念也即克艱之念也帝於是然其言而就贊美之且以起下章遜位之意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此帝舜遜禹以位而禹遜之臯陶也耄期倦于勤者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令在位又三十有三載蓋年九十有三將及百歲之時頗厭倦于勤勞也聖人未嘗有倦心也但志氣則常盛血氣則不能無衰耳禹惟勤而不怠故舜欲以遜之禹之不怠蓋亦克艱之念也帝以位遜之禹禹則不敢當謂無所能不為民所歸依臯陶則能遠布其德德乃降下於民衆民皆懐愛之欲帝念之而以位遜之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此四句舊説謂臯陶之

用刑以上茲訓此人下茲訓此德言臯陶服念此人之罪則亦在此德諸家之説皆如此但上文不曾言用刑不應此四句如此説且帝念哉之念與惟帝念功之念意皆相同皆以為舜之念而中間念茲在茲之念乃以為臯陶意全然不貫兼之服念此人之罪即是名言此人之罪縱釋此人之罪即是允出此人之罪又不應如此重疊故此四句頗不易訓釋某聞之師曰四句非言臯陶之用刑念茲在茲者蓋臯陶

有德帝當念之而遜以位無以易此人者帝知念之則亦在此人如釋而不念之則亦在此人名言欲遜之則亦在此人實出命欲遜之則亦在此人縱橫上下則一皐陶也惟帝當念其功而遜之以此則文義皆順念字不作兩般

帝曰皐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

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過於罰而殺不辜不若過於賞而失常法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此帝舜因禹稱臯而就美其功而臯則復歸美於帝也非因禹之言又轉而遜臯陶特稱美之耳臨下之道患乎煩而不能簡簡則易從御衆之道患乎嚴而不能寛寛則得衆帝舜之治一簡易寛大而已至於

罰弗及嗣止寧失不經則帝之厚賞薄罰忠厚之至

好生之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而人得之以為心者也人皆有之聖人能全之耳聖

人之心無非生意民感此意誰忍犯刑後世之君用

法深刻賞寧輕而罰寧重者烏足以語聖人之治哉

初知宣子將以瑶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賢於人

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

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强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

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不以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别族於太史為輔氏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亦然觀知瑤之事而孟子之言益信瑤之賢於人者五而一不仁足以敗之甚矣才之不可恃而仁之不可無也初知宣子與趙簡子皆議立後趙簡子則捨伯魯而立襄子知宣子則捨知宵而立瑤趙襄子能以尹鐸為晉陽用保障而不用

繭絲盡取民財如取繭絲者謂之繭絲不盡取民財而固結民心者謂之保障其仁如此

豈瑤之不仁者所能敵哉不待三家共攻之時而勝負已決於此時矣左傳哀公末年載荀瑤伐鄭將門

知伯謂趙襄子入之趙孟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

勇何以為子趙孟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

不悛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

反而喪之左傳之所謂貪愎即輔果之所謂不仁也

左傳載之於終通鑑載之於始此以見通鑑之作上

接左傳也雖然又有說焉聖朝得姓之初即此趙氏趙襄子不繭絲一念在當時自大夫為諸侯在後世聖子神孫遂有天下仁之功效如此矧藝祖皇帝紫雲樓之誓其仁愈充廣乎此宗社千萬世無疆之福也仁之一念願聖子神孫世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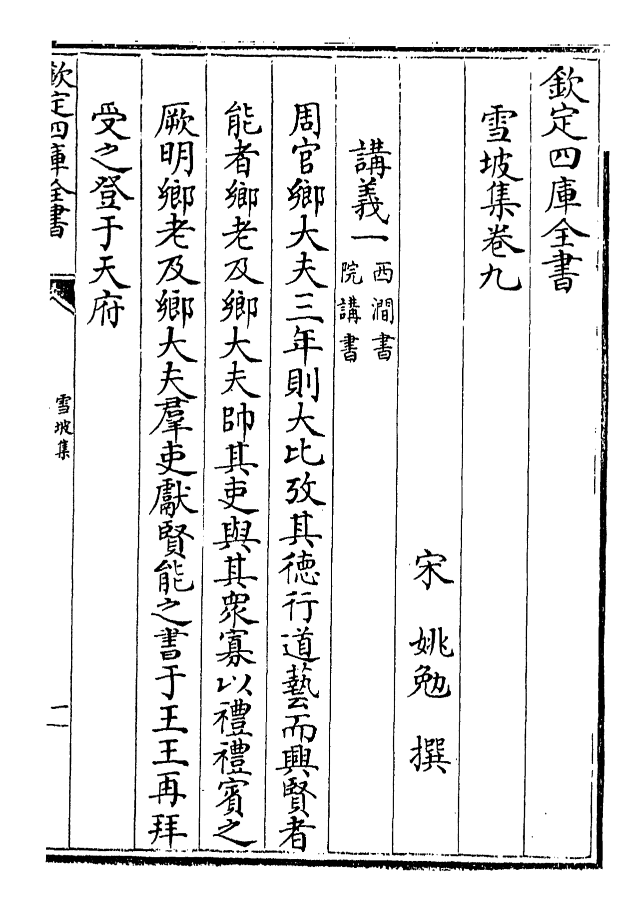
知伯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知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

親之兵待輕敵之人知伯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主不如與之以驕知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知氏矣奈何獨以吾為知氏之質乎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

任章之言此後世權謀相傾之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豈有是說哉無故而求地於人固知伯之貪惏無厭也與之地而張之使驕慼之使亡任章之心亦不仁矣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夫

子所定之周書無是語也嗚呼貪而愎驕而輕使人得以術而傾己為知伯者亦有以自取哉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故君子之學當以懲忿窒慾為先務

雪坡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卷九

宋 姚勉 撰

講義一 西澗書院講書

周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

此成周六鄉取士之法鄉老二鄉公一人則三公也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六鄉也興賢能之士而以三公六卿主之且又以賓之禮興之獻之於王則王拜而受登之於藏大寳王饎之天府敬士之至也此周之士所以貴也然成周所興賢能必取其為德行道藝之士德者六德也知仁聖義中和是也行者六行也孝友睦婣任恤是也藝者六藝也禮樂射御書數是也言德言行言藝而獨不言道蓋六德六行六藝無往而非道而道則

實貫乎三者之間也舊説謂德行為賢道藝為能此説非是德行為賢藝為能有此三者則道在其中矣賢者亦有道而能者亦有道道蓋無所不包若只以道與藝為能則道之一字小矣論語所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志道在先而後據德依仁游藝也此不以道言於首而言於中者正謂道行乎三者之中也古之賢能者必有德行道藝而後賓興之未先理會藝且要先理會德理會行理會道先本而後末也況所謂藝者又

只是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而非若後世之所謂文藝乎禮樂且以為藝則古人之藝可知矣知者始條理之事聖者終條理之事仁是本心天理之心義是裁制事物之宜忠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和即是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無非是學道最緊要底事成周之世司徒以此教民鄉大夫以此興民便是人人皆理會此道既有此六德然後孝於父母友於兄弟睦於宗族婣於親戚任而信於朋友恤而惠於鄉閭兼有此

六行而後可以學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之藝猶論語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後世之士所尚者文詞所習者章句只是有古人六藝書之中一事耳所謂禮樂所謂射御所謂書數固已置之度外六藝且失其五而况六德六行哉間有天資暗合者僅能或孝友或睦婣或任恤耳知仁聖義忠和則未也此古之所以人人皆士君子而後世之士不古若歟有志於道者可無意哉今歲又當科舉試士之年是月求賢之詔已下

正是古人三年則大比之日賢師帥賢師儒作成於上
吾澗堂諸君仰挹三劉先生之風而學于此無非可以
應賢能之選者願益用功於道用功於德行而後用功
於藝可乎孟子曰仁義忠信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
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令之人修其天爵
以要其人爵既得人爵則棄其天爵矣紫陽朱夫子曰
修天爵以要人爵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其惑
又甚焉令科目所以求人爵者也葢亦修其天爵可乎

伊川程夫子曰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又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則已明道程夫子亦曰惟能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然則誠心固可用於文章而舉業儘無妨於道學也賢守貳勸駕伊邇是即鄉老鄉大夫之賓興者在是矣願相與為德行道藝之賢能以應之以無負作成之意

講義二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某聞諸久軒蔡先生曰顔子四勿之學謹獨之學也爲學之要莫大乎謹獨克己復禮爲仁此至大至重之事而顔子請問其目夫子指其要處只是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句以此見其謹獨之學乃學者用力之至緊至切處也某時聞此言竦然領會因悟中庸率性修道非易能也而首章兩端必歸重於君子謹其獨大學正心誠意非細事也而誠意一章兩歸重於君子必謹其獨顔淵問仁一段乃夫子傳授心法之精微大學中庸二書乃聖門教人為學之要妙而旨意融貫如此學者不可不知所用其力也朱夫子曰獨者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也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

乃常情之所共忽苟於此隱微之際人慾一萌動乎其間不知警覺至於放肆則人心之危者愈危道心之微者愈微天理之公奪於人慾之私矣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即所謂道即所謂天理之公人皆有之苟無此仁是無此心非所以為仁矣故學者以求仁為第一事求仁則是求其心也求其心是求其所以為人也人皆有此仁蔽於私慾則仁之本體若有虧欠然而本未嘗虧欠也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仁之本體

全矣禮者天理之節文動合於禮即天理之公也然而何以能復必克去己私則復何以能克必謹四勿於四非則克程先生曰非禮即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去己私復歸於禮方始是仁四勿者所以禁絕四非即謹獨之學也非禮一念方萌於中即已禁止而遏絕之非用功於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乎人所不知若可以隱微言也而己則知之明白昭晰孰甚於此果隱而微乎抑見而顯乎於此之時操存不力放心一

恣奔迸四出隱者見微者顯矣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人鮮克謹之惟顏子勇於任道聞夫子之言即請事斯語平時用力專在乎此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者非知他人之不善也己之一念微有不善即己知之既知之即絶之不復更見於言行此即是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也非禮之視聽物誘自外而來非禮之言動情慾自内而出惟顏子先謹於視聽不惑於非禮則言動之間自能謹

之不陷於非禮矣勿字是用力緊要字非不可有勿不可誣非纔一萌即以勿之一念制之天理勝而人慾泯矣非者即是人心勿者即是道心也人有非心邪念第患不能自覺既能自覺即當思所以制之成湯以禮制心亦不過如此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有不善未嘗不知此顏子有覺於非處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用力於勿處顏子工夫到此故聖人於易贊其不遠復於語稱其三月不違仁稱其不遷怒不貳過

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一知字即是覺即是大學致知知至之知知者此心神明朱夫子所謂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此知而或不能使之表裏洞然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强以誠其意有不可得然則學者於念慮方萌之動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際必也真知其孰為善孰為惡孰為禮孰為非爍然明白然後禁絶其不善則意誠而心正矣此克已復禮久而誠矣之説也故曰謹獨工夫乃學者用力之至緊至

切處也人不知用此工夫故其為心出入而無鄉流蕩而忘返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不知所謹至於為惡之著人所共知而已則不知其為士也顛迷於姦聲亂色放曠於博奕飲酒自以為豪而不知人指目之為不才子矣其為吏也白晝攫金掩耳盜鐘而謂他人為不覺暮夜受餽四知昭列而謂他人為無知自以為可以欺人而不知人指目之為狼籍人矣既是私意如何得仁人之心不存則人之形徒具失其所以為人此其去禽獸不

遠矣大學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數語如畫出一小人情狀也與其作偽而勞且拙孰若作德而逸且休哉人所知亦如此人不知亦如此內外洞貫隱顯一如工夫至此打成一片本立效形又豈不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哉又豈不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哉又豈不篤敬而天下平哉謹獨之驗如此謹獨即是持敬聖賢立言雖異為旨則同敬者入道之門

躋聖之級端正徑直更無他岐自古至今由聖及賢莫不於此用力彼有謂敬非聖門先務者是不知所用力也敬非所務不知心何從而存性何從而養陸氏之學所以大異於我文公者以此陸氏動曰只信此心而乃不以敬為存心之要直不可曉慈湖楊氏陸門高弟每疑夫子毋意而大學乃欲誠意以為大學非孔門之書殊不知毋意是絶意之私誠意是存意之公意之私固不可有意之公又豈可無以意之公者為可無是惡非

禮而併與勿者去之矣可乎哉一超頓悟不用工夫決無是理學者循序漸進但當學顔子之學顔子何學不過自謹獨持敬始而已此其聞於蔡先生者願與同舍之同志者共學以求仁焉判府寺丞既新夫子燕居之堂而於諸老先生從祀之中徹舊來陸氏之像厥有深意故其既敷述謹獨之說而末因及陸氏之所以異於程朱二先生者而與同志正其指歸是審進學之路頭也同志諸君其然之否

講學三　正誼書院

訓學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論語第一篇所記者多務本之意朱夫子所謂入道之門積德之基乃學者之先務有子者聖門高弟論語之書多成於有子曾子門人之手故首篇即以有子之言繼於夫子三言之後而孝弟為仁一事又學者入道之

門積德之基最急先務故又以有子此言先之其詔萬
世蓋有深意孝悌之心人皆有之乃本心中自有非外
邊生來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者此皆自然而然所謂良能良知也天
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已行乎其間蓋皆是自然底
道理有天地即有男女有男女即有夫婦有夫婦即有
父子既有父子則子受父母劬勞鞠育之恩而孝已在
乎其中矣人既有子非一子而止先生者為兄後生者

為弟兄生在弟之先長者尊而幼者卑則弟之卑者必敬其兄之尊而悌已存乎其中矣又由此而分則父之兄弟為伯叔伯叔則謂已為姪已之兄弟為已子之伯叔父之兄弟則又為已子之伯祖叔祖由是而為再從三從由是別而為大宗小宗有父則有母有夫則有婦而父族母族妻族皆由是而有而謂之三族九族矣九族即三族合父族而論則原於一人之身合母族妻族而論則原於夫婦二人之身故一人之身散而為千萬

人之身則理一而分殊千萬人之身皆原於一人之身則分殊而理一但自陽變隂合以來鍾為人物合下自有許多於許多中自然有高有下故由是而有長幼長幼者父子之積也既有一家之長幼則又散而為千萬家之長幼有千萬家之長幼則不可無一人大為之長者以治之使其下皆聽命焉由是而有君臣君臣者又長幼之積也至於朋友則是自有長幼以來同門異戶自然有志相同而道相合者相與講明義理而朋友立

焉故三綱五常非聖人強立之皆順天下自然之理也孝悌者不過一順而已孝悌兩字能盡其道便治得天下何也通天下皆有父子皆有兄弟皆有夫婦使天下之人家家子孝而父慈家家弟恭而兄友家家夫義而婦聽朋友者專只講明此理以明教詔則天下太平矣君臣之分萬世常定矣又豈待為之君者威驅勢迫操刑罰法制以臨制天下而強天下以為臣哉故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人人皆知親其親皆知

長其長天下豈有不平之理孟子教諸侯必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又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孝悌兩字可敵堅甲利兵是豈小事蓋甲兵者主於爭而已其心未必順孝悌者以吾之順敵彼之爭爭者億萬人惟億萬心順者三千人惟一心也人徒見聖人説平天下在於治國治國在於齊家齊家在於修身修身在於正心正心在於誠意誠意在於致

知致知在於格物平天下許大事却只原頭如此甚小
遂以為聖人迂濶不切之談而言管商功利申韓刑名
者往往相與笑之殊不知聖人乃是執要以御詳因心
以為教從聖人之言則天下自然順服從管商申韓等
言則天下不過强服强服者豈能得其心服哉故强服
者其勢則必爭爭則亂順服者其心必順順則治亂者
以逆治者以順也夫聖人豈自修其身而不問他人之
身修與不修自齊其家而不問他人之家齊與不齊哉

自修其身所以使天下皆化而修其身自齊其家所以使天下皆化而齊其家一國之人皆身修而家齊則國治矣天下之人皆身修而家齊則天下治矣故聖人不求之國不求之天下只求之身與家家齊而國自治國治而天下自平矣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是理會修身事誠意正心要全此理格物致知要窮此理無非是理上推去也有子謂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亦正是此意程夫

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倫之事
程夫子順德兩字說得極好孝悌是子愛其父弟愛其
兄故謂之順德因人所固有亦謂之順德德順則無逆
矣天下所以不治者只是民好作亂好作亂者豈不是
平日以下犯上之人敢於以下犯上豈不是平日不能
孝悌之人惟其不知有父則不知有兄不知有父兄則
不知有長上不知有長上則豈知有君不知有君則乖
爭凌犯之習成寇攘姦宄之俗熾反逆篡弑之事兆矣

不孝悌其原甚微縱而至於犯上極而至於作亂其禍甚大人可以不孝悌哉孝悌是為仁之本故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言孝悌乃是本君子專務為此則本根既立而道自生孝悌是本仁是道故曰孝悌為仁之本為仁是為仁者之事猶言行仁也程夫子曰言行仁自孝悌而始又曰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悌為仁之本孝悌者乃為仁之本非孝悌是仁之本也譬之造屋孝悌是箇屋基為

仁是後來就上面造屋儻若不先築基如何可以造屋
孝悌之人姿質好坏墣正便做得求仁底事仁者天理
之公合天地萬物為一體自吾親之愛推而至於無所
不愛孝悌者愛親故為仁之事從上面起去聖人又何
以專教人以求仁哉蓋仁者吾性中之所固有也人不
求吾之仁則是不識吾之性不識性安識心不識心終
日猖狂妄動逆天悖理至於犯上作亂是去禽獸不遠
矣何以為仁故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謂

仁者乃人之心體得此仁而後可以為人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蓋天下之人皆同此性同此仁吾體得仁則可以為天下人之長則是體仁不特可以為人又可以長人也人為天地之心盡得人道然後撑拄得天地故曰為天地立心此是多少大事吾聖人教人只是從孝悌上起夫子又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孝悌謹信便要愛衆親仁愛衆即是要盡仁之用親仁即是要為求仁之助聖人何嘗一語不教人

求仁哉學者又豈可不以此為第一事哉

講義四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此鄭人刺學校不修也學校不修雖上之人之過然亦下之學者自有以致之故詩中但責學者無一語為上

之人怨其曰青青子衿子佩者指學子之衣服而言也
青東方木也木屬仁古之學者以求仁為第一事故入
學之服皆服青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思學者相與服此
衿帶此佩而游于是學之中也學校廢則不來游來歌
矣故思之曰青青者子之衿也令不來游於是焉能無
思乎故曰悠悠我心又相與責之曰縱我令不往子寧
不繼此音響而來乎此朋友責善之語也謂我之不往
固非矣子而來猶可以不使學校無人也而不嗣音可

乎下章却只换韻意與上同末章則深警責之矣挑達輕薄跳梁之貌城闕城門車馬往來之地紛華盛麗之衝也學者不在學校間則在城闕間矣此最害道雖聖門弟子如卜子夏亦曾從裏面打交豥來但是聖門弟子天理能勝人慾耳昔者子夏瘠而忽肥夫子怪之問其故子夏曰商入聞夫子之道而説出見紛華盛麗而喜二者交戰於胷中故瘠今則夫子之道勝故肥子夏當來豈不稍為紛華盛麗所惑但是又愛夫子之道故

終於夫子之道勝人徒見子夏於肥之時方是夫子之道勝殊不知當來見紛華盛麗時與聞夫子之道時已有輕重淺深分數不同矣說字樂意深喜字樂意淺聞夫子之道即已深說見紛華盛麗處便只畧畧淺喜當受病時受得已輕故易於用藥也使當時見紛華盛麗而說聞夫子之道但喜便不易勝矣然子夏尚有此病若顔子則全無此病食簞飲瓢一如列鼎玉食不知是簞瓢在陋巷如華屋雕牆不知是陋巷故人不堪其憂

顏子便不改其樂不但是樂又乃朝斯夕斯更無改易非深有見於夫子之道一於天理而無人慾能若是乎然古人為學直是真實更不作偽子夏見紛華盛麗而喜時直認是喜到不喜處真箇不喜却非是如今人心中實愛紛華盛麗到口中又强言不愛也此子夏在聖門所以為篤實懸鶉百結而不憂處貧賤如富貴也學者直是要到此田地鄭人責學者所以終以挑達城闕為戒者也城闕紛華盛麗之地人所以愛之者只是見

未破耳歌樓舞館撞鐘擊鼓秦娥趙女窈窕列肆雕車翠幰充塞道路忽來倐往驟有即無無非假偽瞞弄之具無一事真實縱使人人留聰明於姦聲亂色放志意於浩飲狂歌連如是三朝五日不得息鼓舞之餘厭倦即生矣孰若開卷有益日對聖賢稍有所得其味無窮乎惟是這處看不入所以愛那處儻於此有所得則回視紛華盛麗殆猶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豈足道哉若存心於此則大害於學方其學時念念

遊戲身雖學校心已城闕如此則於學問徒費日也故詩人深警之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一日不在學校而挑達城闕便如是三箇月不學然則一日縱放其心便用三箇月日工夫亦趕不上也前輩謂撑船上灘著氣力撑不上一篙纔慢退下十數丈矣今人玩歲愒日宜其所學無長進也又豈止不見一日如三月而已乎挑達兩字最學者所當戒挑達有輕薄之意學問決不是輕薄底做得故聖人必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

固欲要有威儀欲要學得在己堅固須是於重字上著工夫重便是持敬輕便是無敬心重則放心可收拾輕則心轉放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且首言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兩字此孟子緊切喚醒人處雞犬放失尚思求之心放不求是待此心不如雞犬也豈不哀哉講至此忽有一人問鄭亂世學校不修詩載在五公子爭以前至子産時相去已久如何是鄭人尚欲毁鄉校莫是學

校不修之詩在欲毀鄉校後否曰非也不修但是上之人不留意下之人不入學耳非謂即毀去學宫也然此亦是國之學也鄉校者周之時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五百家為遂遂有序二千五百家為黨黨有庠其時學遍天下鄉校蓋閭塾黨庠之類也國之學縱不修鄉之校却未廢迨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然後子太叔欲毀之賴子産不肯曰使夫人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從之其所過者吾則改之是吾利也

若之何毀之若非子產主張則亦毀之矣然鄭人亦有取毀之道聖人之教人聞人過如聞父母之名夫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非特包周身之防亦是重責己輕責人意思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與其議執政之善否孰若察吾身之善否乎今之人但知説他人不是未嘗檢察自家不是此一失雖甚亦有之因戒學者亦以自警

雪坡集卷九